

(上接第一版)

所谓本土表征,指的是其文本渗透着沉淀在非洲作家血液深处、积淀在非洲作家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和本民族语的特性。

比如以英语进行写作的尼日利亚小说家和诗人本·奥克瑞,他被认为是非洲最重要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之一,其作品《饥饿的路》中的幽灵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净土,象征着非洲人对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与依附。幽灵世界的贤王象征着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贤王在冥冥之中给阿扎罗提供保护,体现出古老文明对新生国家的指引与帮助。通过幽灵世界中贤王对阿扎罗的多次指引与庇护,奥克瑞实现了对古老的非洲梦的回望与追溯。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借鉴了许多古老的非洲神话传说,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关于路之王的传说,这个神话传说正是“饥饿的路”的由来。

非洲英语文学的第二个特征是流散表征,为数相当多的曾经流散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一鲜明的表征。作家们在旅居国的求生经历、求学经历等各种体验成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来源,成为他们审视和反观自己祖国的参照,但他们主要还是写自己祖国的人和事。这些非洲流散作家与其本土作家的写作特征明显有别。

在奇玛曼达·阿迪契的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奥宾仔和伊菲麦露在英国和美国为了获得“合法”身份吃尽了苦头,因为唯有“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你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没有身份就不会得到他人/寄居国的认同,不被认同就会被视为“非法”“异类”而遭到歧视、排挤和驱逐。在获得“合法”身份前,



奥宾仔和伊菲麦露等移民为了生存或融入当地的生活不得不冒用他人身份,寻得一份工作,赚取些微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虚假身份和自我认同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是”其“所是”,而在异国,他们“是”其“所不是”。

这种流散表征的第二个方面是本土流散表征。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除了同时拥有“帝国飞散群体”和“第三世界飞散群体”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关注,这个群体就是非洲原住民。由于非洲作家都生活在殖民文化之中,他们都经历过对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从排斥到认同的心理挣扎和纠结,许多作品都是非洲本土流散心态和流散文化矛盾中的产物。当然,无论他们怎么流散,他们最后的根或落脚点还在非洲本土,在他们的那个国家或地区。

非洲原住民虽然没有跨国经历,没有遭受跨越国界之后所面临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但是西方的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客观上造成了跨越国界所带来的效

果,即殖民者在非洲设立政府、教会、法庭,制定法律,兴办教育,这些对非洲原住民的文化习俗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对非洲原住民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安哥的第一部小说《孩子,你别哭》中,霍尔兰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厌倦了战争而从英国来到肯尼亚的白人移民,后来当上了地区行政长官。他以微薄的薪资雇佣当地黑人耕耘、管理他的大片土地,但他从没把黑人放在眼里,那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驱赶、排斥,成了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与边缘人。

非洲英语文学的第三个表征是混杂性表征。非洲英语作家用英语创作,最初有的人还想摆脱本土影响,但到最后许多人又回归本土和传统文化,甚至有的人出去之后再回来还想摆脱自己作为流散作家这样一种特殊身份。但实际上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表现出一种复杂性,表现为一种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和作为蝙蝠人的困惑。

阿契贝的《再也不得安宁》中的主人公奥比奥贡沃沃的孙子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对传统的部落文明了解甚少。他曾在英国留学四年,学成归国后,在政府任职。作为殖民入侵后的第三代尼日利亚人,奥比身上有着明显被西化的痕迹。虽然身上流淌着尼日利亚的血液,但他的衣着与言行却是西化的。他是学成归来的精英,却因白人支持下的殖民政府的腐败而锒铛入狱。小说探讨了独立后的尼日利亚的非洲梦。在对待殖民入侵问题的态度上,阿契贝并没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原始的非传统,他也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与最初的抗争和摇摆不同,人们将新时代非洲梦的实现寄希望于精英分子,而现实却仍然令人失望,人们“再也不得安宁”。

非洲英语文学虽然由于地域广和跨度大而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性,但其总体上呈现出这三大表征。这些表征使非洲英语文学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使之成为迥异于其他英语文学的文学参照系。

龙狮共舞,讲述各自的民族故事

在我国,非洲英语文学与英美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还没有系统深入地对它做过研究。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零星译介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但相关研究则萌发于上世纪80年代,苏联和英国的部分非洲文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介绍,戈迪默、库切、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等名家的作品也得到了集中译介。新千年以来,中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在科研项目、学术专著、译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永彩的著作《南非文学史》和译著《20世纪非洲文学史》都涉及相关研究。但学界相关研究的明显问题是过度关注少数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另一个问题是跟风西方批评话语、评判和定性,不能较好地立足本土视角。我们还没有系统整理过南非、西非、东非、北非和中非英语文学的发生、发展、嬗变及传播和影响等方面的资料,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脉络、流派谱系、艺术表征、美学蕴涵、文化认同以及传播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的学理考察还远远不足。

所以,我们在做到不对西方的英语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亦步亦趋的同时,要尽力体现本土视角和中国情怀。中国学者就应该有中国学者的视角和中国学者的立场,我们要弄清非洲英语文学被广为接受,并渐近主流的深层原因,从中获取启示和经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有讲述自己国家故事的能力和方式。世界文学不再是也不应该是少数经济发达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的文学。

只要有志于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到经典

■王纪人

19世纪伊始,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南移的时代契机、上海开埠以来发达的经济和出版业繁荣的大环境、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国际都会空间,以及革命、避难、赋闲、求学、结社、办刊、任教、谋生等社会和个人原因,使全国各地和海归的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形成了独特的海上文学。其中有的终生定居,有的长短不一地滞留,为海上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海上文学自近代以来曾经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大半壁江山,在最鼎盛的20世纪20—30年代,其云集的文学人才、出现的文学社团、产生的文学流派、拥有的出版资源、创造的风格各异的杰作,在现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

2010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家学者编纂并正式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收录了近代以来在上海生活和创作过的270位作家共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充分展现了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海上文学的优秀成果,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成就。由上海市作家协会

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与25部经典的上海相遇——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2016年举办首届,今年是第二届,今后每隔两年举办一届。两届的各“25部经典”多选自这套《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当代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经出现了一个阅读中外文学经典的热潮,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这对提高青年读者的人文素养,以及促进新时期文学的兴旺发达,都有直接的助推作用。1990年代以降,商品经济和大众传媒时代到来,文学出现了时尚化和商业化,失去了诗性的光晕。“力比多经济”诱发的官能快感一度代替了审美的愉悦,“文学是天然时尚”的提法和对“时尚文学”的提倡,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都形成了误导。举办品读文学经典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推动青年人接近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提高他们的审美品位和养成品读经典的良好习惯,进而培养文学评论的后续梯队。

两届大赛,每届均有来自国内大部

分省市乃至海外华裔的评论稿1300多篇,从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25篇。这些文章有自己的视角,与传统的评论有所不同,而且语言颇具个性,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作为90后一代,其中一位获奖学生的想法颇有代表性。她说初中时绝对是网络小说读得多,到了高中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找大部头来看,结果收获颇丰。她说的大部头应该指中外经典,因为只要有志于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到经典。

每个人评论作品的方式不尽相同。从文本出发,追求一种比较精准的评论,应该是写评论文章的基本要求。无论是肯定其是,否定其非,都应该是相当准确贴切,可以让作者心服口服,甚至深入到连作者还尚未意识到的奥义所在。同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观照和维度。这样对提高读者的鉴赏力也有帮助。当然,这有个历练的过程。

到了今年的第二届,开列的25部经典需要大幅度变动,其中约有10篇左右的作品,过去被评论得较少,可能那时认

为是非主流、非代表作被忽视了,其实都很有特色。如鲁迅的《好的故事》、郁达夫的《迷羊》、沈从文的《八骏图》、刘呐鸥的《方程式》、许杰的《的笃戏》、徐訏《镜子的疯》、钱锺书的《猫》等。选择这些作品供学子品评,也有改变文学史书写造成的对作家代表作刻板印象的意图。正因为评论得较少,可资参考的也相对少些,需要青年学子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当然,一些被反复评论过的作品,再评论反而更有难度,因为要发前人所未发,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张爱玲的《金锁记》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往往在历史批评、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之间徘徊或循环往复。每种批评观和批评方法都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可以各取所需,各取其长,补彼之短,各尽其妙,或综合用之。目的都是为了更确切深入地读解作品,在经典的魅力中开启自我,启迪人心。好的批评不仅是联系作家作品和受众之间的桥梁,而且如艾略特所说,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这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